



迷彩是军娃成长的颜色

■刘娟

“想快点告诉你，我用你送的蜡笔，画了幅画快传递给你，快点告诉你，我的十二分惦记，再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的心放在你那里……”有这样一群孩子，他们身上或是带着“橄榄绿”，或是飘着“天空蓝”，或是泛着“浪花白”，他们的童年有一抹迷彩，绽放分外美丽。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称呼——“军娃”。

伴着军号声长大，血脉里涌动着军人的意志。或许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父母常伴身边，但在军娃的世界里，总有一道迷彩的身影在远方伫立，在梦中闪现。那是照片里平面的触摸，那是手机里亲切的宠溺，军娃在一次次分离与短暂的相聚中成长，又在日复一日的思念与遥望中变得坚强。他们的童年，早早种下了迷彩的种子，在军营的土壤里慢慢生根、发芽。大漠戈壁、沙滩海岛、雪域高原、深山密林……小小的脚丫踩着父母的足迹，一步一步走得更加坚实。来到军营，军娃是众星拱月的小王子或小公主，可爱的战士们将他们暖心守护。无论是千里移防还是岗位调动，军娃始终是紧紧跟上大部队的“特殊小兵”，在追着迷彩的日子里渐渐理解戎装背后的坚守与奉献。

军歌是儿时的摇篮曲，军被是爱不释手的“豆腐块”，军营里的日常点滴是向小伙伴炫耀的传奇经历。一枚枚军功章一定要在家中显眼的位置闪闪发光，掂一掂荣誉的分量，这里还有军娃的一份贡献。“我是军人的孩子，长大我也要当兵”，短短的话语是军娃坚定的心声。绿色军营的熏陶让军娃拥有了不一样的童年，更有家国相连的责任与担当。军专线上的小淑涵是有着15年“兵龄”的“小哨兵”，爱摆弄塑料玩具兵的墙壕长大后穿上了海魂衫；小树恩的梦里，有戈壁滩上的点点星光，他说，他也想成为像爸爸妈妈一样的人。

无论这个儿童节有没有父母的陪伴，军人的爱意永远不会少。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“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不会忘记我是军人的后代”，迷彩是军娃成长的颜色。愿每一位小军娃都能茁壮成长，传承荣光，拥有幸福的童年。

时光机

弹弓、玻璃球、悠悠球……表哥像变魔术似的掏出许多好玩的玩具，看得我目不暇接。但是，表哥的最爱却是十几个一袋的塑料玩具兵。一个个小兵或坐或卧，或警戒或匍匐，或举旗冲锋或跪姿射击，每个小兵都日光炯炯，随时准备发起一场冲锋。

表哥酷爱组织玩具兵发起一场场对决。每天回家，书包一放，他便要和我一决高下。

几个小兵左右铺开阵势，要从两侧包

大风车

齐耳短发，细长的睫毛，腼腆的笑容……别看稚气未脱，王淑涵却是有着15年“兵龄”的小“老兵”了。2003年，原北京军区某仓库军专线哨所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官驻守，王新民受领任务来到这里，他的妻子随军一同前来。夫妻俩把哨所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开始了哨所整治工作。第二年，小淑涵出生了。王新民夫妻俩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，生活有了更多欢乐。

小淑涵渐渐长大，成了父母的小帮手。刚满三岁时，王新民搬砖，她也跟着搬，人小体弱，小脸憋得通红；王新民要去转库房，小淑涵也连忙戴上小军帽，跟着去巡库。有一次，孙春霞对小淑涵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妈妈给你买个书包上学去。”小淑涵干脆地答道：“不去！”“不去上学你要干啥？”“转库房！”那认真劲儿逗得两口子忍俊不禁，王新民在日记上写道：转库房，是女儿平生的第一个志向。

哨所四周荒无人烟，爸爸妈妈干活时，小淑涵只能自己玩。为了不让小淑涵孤单，王新民给小淑涵报了乡里的一个临时舞蹈培训班。小淑涵兴致很浓，学得很认真，一放学回来就给王新民夫妇表演。军专线执行任务的间隙，小淑涵还经常给战士们唱歌跳舞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。后来，临时舞蹈培训班的学员越来越少，只能搬到县城。小淑涵吵着要去县城继续学，可是王新民夫妇实在抽不开身。看着



王新民和孙春霞日常工作繁忙，难得有时间陪小淑涵。该照片是小淑涵八岁时给父母跳舞的场景，她翩翩起舞的样子为军专线哨所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王毅然摄

女儿一连几天情绪低落，王新民伤心地哭了。“爸爸不哭，我不学舞蹈了。”小淑涵静静地走到爸爸身边。那一刻，王新民突然发现，刚刚6岁的女儿懂事了。

王新民当过侦察班长，来到哨所后没兵带了，就不自觉地把女儿也当成了小兵——不准睡懒觉，不准坐床，被子要叠豆腐块，内务要整齐。小淑涵喜欢画漫画，想把自己的得意作品贴到墙上，王新民害怕破坏内务，只允许小淑涵把作品贴到衣柜内壁。小淑涵尽管极不情愿，但在爸爸的“高压”之下只好照做。一天上午，王新民去县城办事，

回来时发现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，一下子发起火来，严厉地训斥小淑涵。那天夜里，小淑涵一言不发，一个人在哨所偏僻处，拖着铲雪锹满地打转，铁锹与水泥地摩擦发出的“吡吡”声响遍库区。

第二天任务来了，王新民夫妇一下子就忙到了晚上7点半。当饥肠辘辘的俩人推开门时，饭桌上早已摆好碗筷，碗里盛好了热腾腾的粥，小淑涵正端着半盆黑乎乎的块状东西招呼他们吃饭。“都怪你们不教我做饭，我煮豆腐把水和酱油放多了，这还倒掉半盆呢！”小淑涵嘴上虽然埋怨，手里却不停张罗



家庭秀

孩子/妈妈即将奔赴非洲大地/让我们一家再合影张/或许/很长时间不能相见/但妈妈的心底始终牵挂你

妈妈/浩浩已经是懂事的小军娃/这次送别/我不会掉眼泪/只想亲吻你的脸颊/放心远行吧/咱们的家我来守护

夏董财/文

定格

前不久，第七批赴马里维和部队从国内启程，奔赴新的岗位。在第78集团军组织的出征欢送仪式上，张丽娜一家三口合影留念时，小军娃孟梓浩赶紧亲了妈妈的脸庞，镜头留下这温馨一刻。

杨再新/图

玩具兵大作战

■王焱塔

抄敌军；指挥官拿起望远镜静观，伺机寻找薄弱之处；狙击手悄悄退到林中，只待一枪决定胜负；炮车和榴弹车苦苦纠缠，更加重了战争纷乱的程度……场中炮火轰鸣，硝烟弥漫。我背水一战，放手一搏，绝地反击。眼见即将登上高地，夺了他的军旗，却不料埋伏的狙击手一枪命中了我方指挥官的心脏。我只坚持着喊出一句“决不投降”，便草率迎来了战败的结局。

所有对决中，我大抵都是败多胜少的。每每于此，我就会苦恼手下的精兵良将太少，表哥双手一摊，“战斗力跟不上，‘司令’再英勇也没招！”然后他攒着零花钱，又为我添上几名新兵。

后来，我们各自有了一个“集团

军”，你来我往，拼杀不休。玩到兴起，表哥就手舞足蹈地和我商议，“以后我们都去当兵吧！”不待我回复，他就满面红光地说：“我是哥哥我先去，你是弟弟你后来。”

待我读了小学，不得不和表哥分离，他就把所有玩具兵都打包托人带给我，还送来了写得歪歪扭扭的“绝不投降”战书。长大后，我被繁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只得把玩具兵封存，但每个取了名字的小兵，都成了我难忘的回忆。

高考后，表哥旁敲侧击地让我报考军校。我才想起那时我们的约定，想起他没有考上军校的遗憾。

得知我被军校录取，他四处炫耀，导

致我还没出发报到，亲朋好友都知道家里出了个穿“海魂衫”的。其实他对海军也不甚了解，所有的想象都源于电视和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。但他并不介意，逢人就夸军人好，见人就说出兵棒。

这些年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与表哥摆开阵势“厮杀”的时光，想起我们高举右手大喊“向我开炮”和“决不投降”的场景，想起我们为了这身军装付出的努力。我的生活中，似乎又有了不竭的动力。

如今，偶尔扮个鬼脸，想要找找童年的自己，才发现，其实童年一直都在。只不过陪我长大的玩具小兵，变成了身边穿迷彩的战友。

七彩梦

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在戈壁军营里长大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营区里看不到一点绿色。妖魔一样的沙尘暴，往往能持续半个多月。通常，爸爸妈妈去上班，只有姥姥陪伴着我。姥姥不让我出门，我就坐在窗台上看外面。窗外红褐色的天，风沙肆虐，树干被风吹得几乎折断，姥姥能从我的屁股底下抓出一把细沙。姥姥眼睛近视，屋子里光线也不好，她熬绿豆粥的时候总会不小心掉在地上几颗绿豆，被我看到了，竟然成了我的玩具。

你猜我是怎么开心地玩儿一整天的？我趴在地上吹绿豆，开始只吹一颗，从厨房吹到卧室，再从卧室吹到客厅，再把两颗三颗四颗五颗绿豆摆放整齐一起吹，看到底能吹多远的距离。那天我不哭不闹，认真地玩儿绿豆，姥姥做做饭间隙还给我做小布鞋。她会在我的鞋子上缝一个小铃铛。姥姥说我跑得太快，她眼睛不好，但听到铃铛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。每次从老家回来，姥姥不是带点棉布，就是带点种子。她把菜种子送给了种植班的叔叔们，可是，眼看着发出了一排排鹅黄色的嫩芽，结果一股寒流来了，菜苗全给冻死了。

妈妈负责新闻宣传，她的工作忙忙碌碌。姥姥不在的时候，妈妈只能把我带在身边。有一次，妈妈带我去驻训场。妈妈走一路拍一路。叔叔们时而大步向前走，时而快跑，他们黝黑的皮肤挂着汗珠，眼睛坚毅且炯炯有神。午餐是羊汤和手抓羊肉，叔叔们盘腿坐在软软的沙子上狼吞虎咽地吃着，香喷喷的羊肉味儿四处飘散。午餐后，叔叔们一边用地上的沙子“洗手”，一边欣赏着单位里文艺小分队自编自导的“三句半”、双簧。我不清楚那么简陋的节目有什么笑点，叔叔们竟然能乐得前仰后合，但他们淳朴真挚的笑永远留在我心底。还有一次，我跟随妈妈参加某项试验保障任务。试验成功的那一刻，现场的叔叔阿

戈壁童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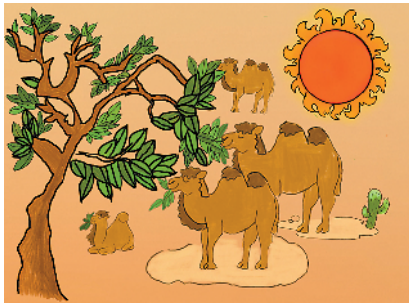
■程树恩

姨们一个个激动地把帽子扔向天空，又伸出双手接着；几个人相互拥抱着，紧紧拳头砸向空中；一位叔叔眼里闪动着泪花，可他却说“沙子进到眼睛里了”。我明白，他们为了那一刻的成功，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汗水……站在旁边的我不自觉地为他们鼓起掌来。那一刻，我也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。

还有一次，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，我和我的小狗柔柔跟随妈妈来到一个基层连队采访，却被连队门外发生的一幕吸引过去：门外的榆树被几只骆驼给包围了！几百里很难见到绿色，骆驼们不顾一切地拽着榆树叶子，快速地往嘴巴里塞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在戈壁滩养活一棵树比成功发射一枚导弹都困难。”我和妈妈转身在花坛里找了根棍子，试图将骆驼赶走，柔柔也在一旁“汪汪”叫个不停。我们努力了半天，骆驼才很不情愿地离开……那天结束后，妈妈为了奖励我跟柔柔，陪着我们在戈壁滩捡了很长时间的石头。蜥蜴在脚边窜来窜去，钻进梭梭丛中，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，至今我还摆在我的写字桌上。其中，有一块石头，样子像中国地图，我给它取名叫“雄鸡傲立”。

在那样的环境里，虽然生活闭塞，可我从身边的无数人身上看不到半点懈怠。我总听姥姥跟妈妈说：“千万别因为有了孩子就影响工作啊，保持良好的状态。”其实那个时候姥姥身体很不好，但一直那么支持妈妈的工作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不会忘记我是军人的后代，更不会忘记我在戈壁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

插图：王瑞绘